

谢依特，是帕米尔高原上一个距中吉边境线47公里的边境小村，隶属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图什市哈拉峻乡。谢依特小学有近300名小学生，以柯尔克孜族孩子居多，大多数孩子的爸爸、妈妈都是正式的护边员，一年四季驻守在山上，为国家巡护边境。村小学里有23名从国内其他地区来的支教老师，是戍边支教西部计划志愿者服务队队员，他们的平均年龄也正好23岁，就像春天带给帕米尔高原的种子。

木拉地力·艾山吐尔校长和王艺枝老师带着我，先后去过好几名护边员的家里做客。这些家庭的门口都挂着政府授予的一块“优秀护边之家”的光荣牌，每家都有一至两名护边员。在这些护边员家客厅的墙壁上，无一例外都张贴着一排排醒目的奖状。那是他们在村里、乡里获得的荣誉，当然也有孩子们在学校里获得的奖励。

哈拉峻全乡有12个村、1000多名正式的护边员。42岁的买买提玉苏甫·吐卡拉克，是哈拉峻乡政府表彰过的一名优秀护边员，当护边员已有10多年，多次荣获全乡评选的“优秀共产党员”称号。去年，买买提玉苏甫和乡里选出的多名优秀护边员一起由州政府安排，第一次坐上飞机到首都北京参观。他们凌晨2点就到天安门广场等候着，亲眼看到了升国旗的一幕。

“到了天安门广场上，真像回到了母亲怀抱里，回到幸福的摇篮里一样，这是我一生的荣耀！”身着迷彩服的买买提玉苏甫，身材魁梧，脸色被高原的阳光晒得黝黑发亮，说起自己亲眼看到升国旗、跟着人群唱国歌的那一幕，这个威武的汉子眼里含着泪。

买买提玉苏甫的女儿已经上高一了，儿子马上就要中考了。他说，女儿和儿子，都是在

在我生活的济南，本土特色美食最有名的，就是把子肉了。都说济南家家泉水、户户垂杨，泉水和垂杨之间，还有处处把子肉。这座城市有很多将把子肉写进招牌的店：清河苏记、刘小忙、三点、老兵、咱家王新国、张记武岳庙……还有很多招牌上没有把子肉的店，招牌也是把子肉。本土最大的餐饮连锁，就是以把子肉起家，如今分店已开到了北京，其标准化的把子肉，流水线上分割出来，每块肉重都是统一的。这两年，还出现了把子肉的网红产品，比如把子肉粽子、把子肉奶茶、把子肉比萨、把子肉冰淇淋，仿佛不管什么食物与把子肉搭配都不违和。

关于把子肉的来历，传说是桃园三结义，刘关张拜把子，张飞是屠户，请大哥二哥吃肉。但传说只是传说，把子肉的把子，不是拜的，而是捆的。为防止肉煮烂了，用温水泡软的干蒲草外皮将其捆扎成把，才叫把子肉。和济南的坛子肉、济宁的髡肉一样，都是因物得名。要论其精神传承，则来自北魏时期。贾思勰在《齐民要术》中描述过猪肉做法：把整猪分成四块下锅，反复换水、加水，把油脂煮出来，再切成四方块，加酒、葱、盐、姜、花椒、豆豉，最终炖成琥珀色，就可以“恣意饱食，亦不膩”。

当然，把子肉的做法和《齐民要术》还是不太一样。先把猪肉分割成小块，传统是长一寸半、宽一寸二分，厚四分，每斤净肉切八块，煮制时不放盐，只用上等的黄豆酱油，大料去腻，冰糖提鲜，做好后，如上世纪50年代编写的《中国名菜谱》中描述：“色泽鲜润，有樱桃般红色，气味清香，宜于热吃……就大米饭吃最佳。”不爱吃米饭的我，每当热腾腾的米饭盛出来，再浇上一勺把子肉汤，感觉米饭就不只是米饭了。或许，正因为把子肉的脂肪和蛋白质，填充了颗粒之间的苍白和平淡。

把子肉不光白天有许多店在卖，更是深夜地摊的王者。每当夜幕降临，就有名气或大或小的把子肉地摊摆出，香气从街巷中飘出来。有的把子肉地摊还经常排着长队。排最长的，要数前几年武岳庙门口那家，晚上一出摊，就排了几十人，甚至带火了周边的几家小酒吧。因为如果在旁边的小酒吧喝酒，酒吧老板可以去代买把子肉。

在济南吃了那么多年把子肉，越来越觉得把子肉挺符合济南这座城市的性格。济南尽管是北方城市，却因满城泉水，特别具有江南的气韵，像黄庭坚写的，“济南潇洒似江南”。把子肉也是如此，看起来豪放，味道却很细腻。更关键的是，消费不高，既是家常便饭，又能过瘾解馋。难怪这座城市流行一句话：我在济南刚刚好。刚刚好的济南，四面荷花三面柳，外加一块把子肉，便再好不过了。

多味斋

欢迎广大读者来稿。来稿要求为原创首发，非一稿多投。

在谢依特

徐 鲁

他护边时骑在马背上长大的，两个孩子一放暑假就会到山上居住，每天跟着他去巡边。

至今，谢依特已有4代护边员。在国家没有实行居民身份证制度之前，柯尔克孜族青年人最为自豪的事，是能拥有一个小小的“护边证”。说话间，买买提玉苏甫起身进房，拿出两个布袋子，一个布袋子里装着他使用过的几个旧护边证，还有他历年所获的厚厚一大摞表彰证书和奖状。另一个布袋子里装着他女儿、儿子每年获得的各种奖状。他一一展示着珍藏的这些证书、奖状的时候，满满的自豪与幸福感，清晰地写在他的脸上。

“常年在上山护边，肯定吃了不少苦吧？”

买买提玉苏甫给我讲了他的一次遇险经历：

有一次，一场暴雪阻断了正常的巡边道路，他只好骑着摩托车，从别的县绕了一大圈才绕过去。不料，因为冰雪覆盖，他和摩托车一起掉进了冰河里，浑身都湿透了，湿透的衣服又结成了冰，差点冻死在冰面上。即使在这样的危急的时候，他仍然紧紧把巡视记录本抱在胸前。幸好事先把本子装进一个塑料袋里，才没

有被水浸湿。

“护边员们以苦为乐，都称自己是‘喝了雪水能治病’的人。”木拉地力校长告诉我。

“一根梁架不起房，100根梁、1000根梁才能盖起楼房。我们付出辛苦，首先是为了国家安全，为了保护边境的安全，然后就是希望娃娃们有出息，生活得幸福。看到娃娃们像小羊围在支教老师们身边，每天都有进步，这比什么都让人高兴和放心，我们在山上吃点苦、受点冻、遭点罪，不算什么。”买买提玉苏甫说。

说到这里，这个朴实的汉子笑着朝王艺枝老师竖起了大拇指，“全村老百姓都很感谢支教老师们，他们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了信，总书记注意到了中吉边境线附近有我们谢依特这个小小的村子，乡亲们心里都暖洋洋的！”

离开买买提玉苏甫家，木拉地力校长和王艺枝老师又带我走进另一个优秀护边员之家。这家的老奶奶已经80多岁了，有3个儿子，还有儿媳、孙子，都是护边员，全家共有7名中共党员。老奶奶听说有客人来，早早戴上崭新的白头巾，穿上有着漂亮图案和褶皱的柯尔克孜族传统衣裙，笑盈盈地接待我

们。老人家还按照柯尔克孜族的最高礼仪，亲手为我戴上了一顶崭新的“卡尔帕克”，这是柯尔克孜族男子最具辨识度的标志性白毡帽。

白毡帽的形状象征高高的雪山，白色代表白雪，黑色边沿代表大地与河流。在门口拍照时，老奶奶又特意拿出她自己手编的色彩艳丽、纹饰繁复的茺茺草帘子，用来装饰毡房，作为拍照背景。

那天，正逢她的两个护边员儿子在家休息。他们特意穿上迷彩服，扎上腰带。兄弟俩还一丝不苟地互相给对方整理好帽子和风纪扣，然后跟大家一起合影。

兄弟俩通过他们女儿的翻译，为我们讲述了他们一家三代人“接力”护边的故事。交谈中，两个小女孩不约而同地提醒各自的爸爸：“看，不好好学习普通话，连老师来家访谈的话都听不懂。”

两个爸爸都面带着羞惭地点头。一个小女孩告诉我说，现在，她的爸爸和两个叔叔，只要在家休息，就会“借”走她们的语文课本，从拼音学起，一句一句地学习普通话。

老奶奶坐在一边，静静地听着我们交谈。坐在一旁也给我们充当翻译的艾斯卡尔大叔，是哈拉峻乡一位退休的老同志。艾斯卡尔说：“老奶奶家和谢依特其他的三代护边员家庭一样，都有一句不成文的‘家训’——没有边境的安宁，就没有国家的稳定，更没有牧民的幸福生活。这样的话，爷爷传给儿子，儿子再传给孙子，早就融进了柯尔克孜族人的血脉里。”

“这是我们对妈妈的承诺，也是对我们国家的承诺。”老奶奶的一个儿子说。老奶奶听了艾斯卡尔和儿子的话，慈祥的笑容里透着欣慰。

湖边湿地

张建新

湿地静卧在湖畔。湿地多花，有人工种下的，但大多还是野生的不起眼的小花。如小飞蓬，淡黄色的花蕊，多情地向水波望去。如半边莲，淡紫色的花星点点，拉出一道道弧线。小飞蓬和半边莲一高一矮，让湿地有了落差和层次。格桑花和百日菊开得张狂，沿路布下，像是要和水生植物会合，共同去演一场大戏。

水生植物是湿地植物的主角。荷花和睡莲正在花期，荷叶田田，睡莲贴水而生。

芦苇是水生植物中的高个，苇生成蔕，躲进去，太阳就找不到去处。芦苇近亲多，荻、芦竹等生长在一起，没有点专业知识还真分不清。小时拽芦为笛，能吹出不同的腔调。芦苇是湿地的功臣、生态涵养的生力军，功用非凡。

“高个子”中还有香蒲，香蒲连绵而生，蒲棒高高举起，但仍在花期，风过处，蒲黄纷飞，上演着独属于草木的繁衍诗意，雄花花粉翩然落向雌蕊。香蒲用处多多，蒲黄为药，叶子可供编织，做成蒲席、蒲包、蒲扇，这些都是大自然的恩赐。“彼泽之陂，有蒲与荷。有美一人，伤如之何？蓂蕪无为，涕泗滂沱。”《诗经》中的香蒲活了千年。

因香蒲而寻找起菖蒲来，见水中有相像者，心陡然狂跳，遗憾都是鸂鶒花之类，终没见到菖蒲的影子。菖蒲常被混同为香蒲，其实大不相同，这俩唯有一样相同——都爱将自己的根扎在湿地里。水葱叶呈圆筒状，中空，植株挺立，直直地指向天空，翠绿清朗，散溢着香气。晒干的水葱，可和香蒲混搭，编织垫、席和包之类。还有种叫灯芯草的植物，也被俗称为水葱，但它们有区别。灯芯草茎细圆，叶髓可当芯来点灯。小时没少拽过，夜间把家照亮。

湿地是水生植物的世界，浮水植物、沉水植物、挺水植物，林林总总，能认出的也就睡莲、槐叶萍、金鱼藻、荇草、荷花、香蒲、芦苇等，不认识的太多。每种植物都有自己的天地。湿地是地球之肺，肺欢畅，一切都鲜活了。

见湿地众多野茼白开花结籽，好奇而弯下腰来，这原叫菰的植物，曾和水稻有同样的地位。菰米好食，果腹充饥，因黑粉菌寄生，茎部膨大成鲜嫩的茭白，由粮食而蔬菜。好生的奇特，见了菰花，见了菰米，湿地奇异地还原了千百年前的一个场景。

鸟声阵阵，鸟从大湖飞来，又从湿地飞向大湖。低下头，一条条小径青翠，不用多费眼神，就能发现四叶草、五叶草，甚至六叶草。四叶草是幸运草，湖边有湿地，也是我们的幸运吧。

气去了还会来。她能挑着100多斤的稻谷在田间健步如飞，上山砍柴，她每担都挑一百好几十斤。母亲砍回来的干柴一根根粗如手臂，如一人高，用藤条捆得饱满而结实，整整齐齐排满了家门口的小巷子。我一直在想，一个体重不到90斤的妇女，能挑起远超她体重的重担，这绝非只靠体力就能做到的，一定还有心中强大的意念和满满的期盼。记得母亲说，她身怀六甲了还常下地干些轻活，也因此落下了不少病根。怀我的时候，快生产了，家里没柴烧，母亲急得想上山，可身子太重，只能在家门口干等。那日黄昏，她望着空空的柴垛，忍不住黯然落泪。我知道，那时候母亲的泪是艰辛，更是难以承受的压力。

后来，哥哥和我不负众望，相继负笈京城，母亲也离开生活了半辈子的农村，到父亲工作的学校做临时工。从那时候起，母亲脸上的笑容多了，忧愁少了，不变的还是那样勤劳。

大学毕业后，我只身来到了改革开放的前沿广东深圳，安家立业，母亲特别高兴。有一次，母亲一个人来深圳看望我，临走时我开车送她去机场。那时深圳刚启用新机场，我很担心母亲会迷路，误了飞机。送到安检闸门，我就不能再进去了。年过七旬的母亲早已满头白发，略微驼背，她一步一回头地朝我挥手告别。我目不转睛地望着母亲渐渐远去，发现母亲边走边不停地用衣襟拭着眼角的泪水。那一刻，我知道，母亲的泪水一定是牵挂。

母亲的眼泪

何少军

“张仲景如果活在今天，会拒绝用临床大数据分析数万方例患者的证候规律吗？李时珍如果活在当下，会拒绝用AI辅助从10万种天然产物中筛选候选新药吗？”

这是上海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、校长李光在2026届毕业典礼上，面对即将奔赴救死扶伤岗位的毕业生发出的深沉叩问。他的回答是：“我想，他们不会。”

校长说得对，他们肯定不会，因为作为中医药的宗师，他们一生都在探索创新。除去因为时代和科技发展的局限无法抵达的境地，他们不断突破旧有的理论和实践，创立新的思想和技术。张仲景将零散的医疗经验，系统化为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，创立“六经辨证”，确立“方证相应”，是人工呼吸和灌肠术的最早发明者之一。李时珍则对药学知识的系统梳理和科学分类作出历史性突破。他建立了全新的分类方法，“析族区类，振纲分目”。

没有人可以否认中医药对于中华民族生存繁衍不可替代的作用，它是我们穿越瘟疫、战乱与饥荒，维系血脉不绝的“防火墙”。在漫长的农耕文明中，中医更是民族生存的底层保障，在没有抗生素和显微镜的年代，撑起了健康生存的天空。

但是，中医并非完美无缺。近现代以来，著名的中医专家都以弘扬光大中医的原创理论为出发点，努力倡导、践行中西医结合，寻求中医药的不断进步。中医大师张锡纯作为我国近代第一家中医医院的院长，主张衷中参西，汇通中西医学，他毕生心血的结晶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，深刻影响了中医的发展。近代著名中医施今墨创办了华北国医学院，在传授《伤寒论》等中医经典的同时，引入解剖和生理学课程，培养出一代中医新人。

一部中医发展的历史，就是一部不断创新的历史。它从来不曾故步自封，从来不曾排斥对于先进技术的应用。比如针灸，它是中医历史最悠久的治疗措施之一，也正因为如此，它的演变清晰地记录了中医前进的脚步。新石器时代就地取材，使用砭石以及骨针、竹针；商周至春秋战国，随着冶金术出现，青铜针诞生；秦汉以后直至明清，铁针普及；近代钢针开始使用，近现代不锈钢问世后，硬度高、韧性强、不易生锈的不锈钢针逐渐取代金、银、铁针，成为主流。而当下出现的电针仪、激光针、磁极针、纳米针等，将现代物理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结合，极大地拓展了针灸施治的领域。一根针的演进过程，生动地体现了中医守正创新思想和实践。它没有和任何一次科学技术的发展失之交臂，总是毫不犹豫让新的科技成果为中医所用。但是，不论怎样发展，“调气以和阴阳”，即以毫厘之针，唤醒人体的自愈机能，作为中医针灸治病的根本理念，始终在遵循。

清代学者纪晓岚在《阅微草堂笔记》中记载了一位前辈对他的教诲：“国事不废旧谱，而不执旧谱；国医不泥古方，而不离古方。”杰出的人才用旧谱而不守旧，用古方而不泥古。所以，既要守正又要创新，不守正就是无源之水，不创新就是死水一潭。正是因为坚持守正创新，中医药才能延续数千年生生不息。实践证明，在人类社会各种文明实践中，守正创新是生存之道，也是发展之道。

金台随感

几场雨后，菌子就从地底冒出来，赶赴一年一度的夏日盛会。

刚冒出土的青头菌白而嫩，仅一夜，个头就翻了几番，颜色变为朦胧的青绿色。此时的青头菌品质最佳，嫩而多汁，自带山野的清甜，无论清炒、炖汤还是烧烤，都保留了大自然原生态的鲜气。青头菌继续生长，菌伞撑开，又在烈日下膨出裂纹，青绿褪成灰白。虽不再坚实，价格也大折扣，但味道更为醇厚。放几片火腿同煮，鲜浓的山野气便弥漫唇齿。

云南野生菌种类繁多，说到诱人，见手青当仁不让。它从不藏着掖着，总是明晃晃地出现在眼前，它是菌子里的巨人，又总是三五成群地扎堆。见手就变青，是它名字的由来。只要被手触摸、捏压或用刀切，原本温润的色泽便如同施了魔法，泛起神秘的靛蓝。像是一种警告，别碰我，别碰我。

鸡枞菌、干巴菌、松茸菌、牛肝菌、大红菌、大黄菌、奶浆菌……我能认出的菌子还有很多。在野生菌交易市场，各种菌子按级分类后，安静地躺在篮筐里，等着人们购买。现在交通便利，山里人找了菌子，坐着公交车就能到城里卖。而有了冷链快递，外省的朋友次日就能吃上云南的菌子。

虽然买菌子很方便，但一到周末，我们都喜欢开着车往山里跑。捡菌子这事太上瘾，爬山、钻树林、拨开腐叶，冷不丁冒出一朵菌带来的那种心跳，比吃菌子还令人上头。找到固然是好，找不到也没关系，更多是体会寻找的快乐。但大山从不亏待我们，只要上山，绝不会空手而归。大山一声不吭把惊喜藏在我们必经的路上，有时是一朵牛肝菌，有时是一窝鸡枞菌。

拾菌记

李世发